

時尚先生 Esquire



[時尚先生 Esquire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時尚先生 Esquire

出版者:時尚先生 Esquire

出版时间:2016-4

装帧:平装

isbn:9781673199055

吳秀波 房屋公案

這些年來，吳秀波先生一直在尋找一種可以稱之為“信仰”的東西，以支撐自己躲開恐懼。他吃素，練習克制自己的慾望。最後他覺得，也許“信仰”這個詞太小了。“我最終渴望的是一份安定，而我卻在找一個房子，所有人都在不停蓋房子。。。。。。其實我以為，拆了房子才好。”

0條朋友圈

“發朋友圈的人多多少少是孤單的人。朋友圈發得越多的人，就越孤單。”吳秀波重複，“就越孤單。”

“你是在說我嗎？”一位正在旁邊忙上忙下的吳秀波同事停下手說。大家哈哈笑。另一位同事使勁點頭：“真的！我從來不發，因為我每天都跟大家在一塊，從來沒覺得孤單過。”

吳秀波闡述推論過程：“如果你真的有特必然的需求，你只需要發微信，因為你一定知道發給哪個人。發朋友圈是不知道發給那個人的，是發給所有人的，那就是孤單。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你要跟誰傾訴或者從誰那裡得到幫助。”

接著，他進行詞義解釋：“孤單，可以用一個準確的話語解讀，叫看不見自己。之所以夜裡發一個朋友圈，渴望等到回饋，是因為能在那個人的字裡行間看見自己。”吳秀波邊說邊演，在化妝師給自己補粉扎發的間隙挑眉擺手：“人家說你可別這樣，你多牛逼。你就想，我還牛逼啊。說你瘦了。去！呸！別給我來這套。其實想，他還知道我胖瘦。現代人好孤單啊。”

“那你愛發朋友圈嗎？”我終於在密集的道理間找到了空隙插話。

“從來不發。”吳秀波回答。

“你相當地不孤單嗎？”

“我不是不孤單，我是認知生命一定是孤單的。生命不僅需要我們之間的對話，更需要自言自語，所以我是一個常常自言自語的人。”

60條微博

直到2012年，吳秀波才換了第一個智能手機。

之前那款簡單的翻蓋手機，只能發短信打電話。吳秀波一口氣買了三個。壞了一個，換下一個接著用。

工作團隊的人為此發愁。大家在社交軟件裡討論完事兒，還得發短信告訴他，多一道工序。

終於，第三個老手機快壞時，市面上已經不賣這東西了。吳秀波才換上智能手機。

吳秀波的微博也延續這種少說話的風格：6年發了60條。其中“至少有一半是被逼著發的”。只有每年9月5日過生日時，吳秀波一定會記得發條微博。哪怕正在國外拍戲，他也會計算著時差，在國內生日時間內發出這條微博。

“因為演了戲之後，很多人去祝福，總希望你回個信。”他又做出了幾乎是他標誌性的雙手合十動作：“平常別人可能是為了角色，去評論你，但至少在那天，所有人是為了你，在你微博上跟你交流。所以每到生日我總覺得有虧欠，就發一個。”

他把這個也稱作“自我交流”。他發“從不是來，回不是去，如是，感恩。”或者“只

住當下，時時正好。快樂的正好，憂傷的正好，得到的正好，失去的正好，自在的正好，恐懼的正好，來的正好，去的正好。”大徹大悟的樣子。但他對這個評價搖頭：“和大徹大悟沒有關係。大徹大悟不是特別費力的事，修鞋的也大徹大悟，安安靜靜活著的人，你都覺得他大徹大悟。其實只是不想起波瀾而已，沒什麼必要。生活無非就是吃飯、喝水、喘氣，除此之外，你告訴我還有什麼，沒有什麼了。”

恐飛期

寫出那一串“只住當下，時時正好。。。。。”是2013年，吳秀波還處在長達近十年的“恐飛期”中。

一開始吳秀波拒絕上飛機，大概持續三四年。接下來半年到一年，他逼著自己上飛機。隨後的幾年，他在飛機上不停地忐忑。每一次飛機顛簸，他就在心裡痛罵自己，怎麼能為了省幾個小時就坐飛機。

這與曾經的他完全兩樣。小時候他敢坐動力滑翔傘，踩在鐵架子上，看頭頂的傘翅像編織袋子，飛到800、1000米高，特別高興，感覺自己終於體會到了騎自行車飛起來的感覺。他喜歡坐飛機，想像自己是大將軍在視察陣地，想像飛機會碰到奇異的飛行物。飛機一顛簸，感覺像騎馬。

直到大兒子出生，用肉肉的小手抱住爸爸。吳秀波突然開始特別恐懼死亡。17歲那年，吳秀波在中戲讀表演班（完整叫法是“鐵路文工團話劇團中央戲劇學院代培班”），被誤診為腸癌，治療一年半，割去了40釐米結腸。那時他也沒感覺到對死亡的恐懼，反而更擔心留級。

害怕飛行以後，吳秀波會去找飛機失事的節目看。他四處查所有飛機的性能。如果必須要飛行，他會計算航空公司的事故率，研究哪家航空公司的飛機比較新，哪家沒有過飛行員喝酒傳聞。。。。。

一個空難節目中，吳秀波看到，在一群描述自己如何崩潰、緊張、後悔的人中，有一個人說：當時如果我沒估計錯的話，那架飛機應該正好飛過我家上空。我當時想，我一輩子真好，父母很愛我，有兩個孩子。我有愛我的家人，真好。現在死就死了吧。“我不知道他怎麼能如此安詳？”吳秀波說，“我很想像他一樣。”

吳秀波想找到一種可以稱之為“信仰”的東西，也許它可以支撐自己躲開恐懼。他吃素，練習克制自己的慾望。他讀經，特別喜歡《金剛經》。找啊找，最後他覺得，也許“信仰”這個詞太小了。

“我最終渴望的是一份安定，而我卻在找一個房子。”吳秀波總結，“人就是喜歡蓋房子，所有人都在不停蓋房子，在為了內心的孤單和安定去蓋一個房子。一開始擔心蓋不蓋得起房子，其次還得想，我為誰蓋房子。後來發現我可能需要一個大房子。那個大房子有可能是一個公司，可能是國家的房子，信仰的房子。其實我以為，拆了房子才好。”

“我、怕、死。”他念一個字，敲一下桌子，“看起來死是最重要的，你繞開它，再看怕。怕的根源全因為我。去了我，沒有怕，也沒有死。妄圖解決死，後面是永生那兩個字，是沒有的。一切都在自我交流，解決自我。”

前些天，吳秀波在夏威夷坐了一架小飛機，很開心，又找到了小時候的感覺。“上去的時候也還會有恐懼。你身上帶著108個兄弟，沒有一個是值得丟棄的，其中一個就叫恐懼。你幹嘛要把他扔下，帶著也挺好。同時還有一個兄弟叫勇敢，也帶著他去。現在對我來說，這不是生命中的一個問題。它的大小和減肥這件事差不多。”

四個人的交流

二十多年前，吳秀波站在歌廳的舞台上唱歌。台下的人吃飯、喝水、蹦迪、聊天，偶爾瞥一眼台上的人。吳秀波覺得自在。音樂起來，他閉上眼睛唱，享受這種他稱之為“自我交流”的東西。

現在，被問到“有什麼和自己交流的方式”，他回答：“演戲。”

聽起來像個有點敷衍的答案，他卻確實認真。“前兩天還有一個演員問我，吳老師我真的發現我不喜歡拍戲，我不適合拍戲。我說有可能，但你要告訴我，拍戲是什麼？他說我不知道。”吳秀波發起唐僧般的講道理功力：“那你怎麼能證明你不喜歡和不適合。你如果說我不喜歡一件事，我不適合一件事，你必須要清楚地知道這件事是什麼，你才能證明你不喜歡和不適合。如果你不知道這件事是什麼，你怎麼能說你不適合做這件事。後來他說吳老師你告訴我拍戲是什麼？我說告訴你倆字，如果你覺得你不適合，你可以不干這個事。這兩個字就是活著。他說我活著有什麼不適合的。那你有什麼不適合拍戲的。”

吳秀波甚至從自我交流中總結出一個“電影表演的秘密”——“如果兩個人演戲，就以為是兩個聲音在說話，其實大錯特錯。這一點我可以用特別科學的方法給你分析。在我說大錯特錯的時候，你做了這麼一個動作。”吳秀波學我摸了摸鼻子。我的拇指上纏著個護手。吳秀波接著說：“我的腦子瞬間問了自己一下，她的手是怎麼回事。我有另外一個聲音回答我，她的手可能受傷了。這是你也有的狀況。就是在和對方交流的同時，其實還產生著非常豐滿的自我交流。我本身實際是兩個人，你也是兩個人。在你跟我交流的過程中，你那個人已經說服你好多次了：這個人，丫頭髮是這顏色嗎？可能是染的，不不不，可能就是這樣，你問問。”25分鐘前，我問了他關於頭髮顏色的問題。這問題確實是臨時起意。

越過我帶點小尷尬的笑聲，吳秀波繼續總結：“所以電影交流其實是這四個人的交流，但觀眾以為是兩個人的交流。你看那個人的身上多有戲，多有魅力。為什麼有魅力，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表情，是因為他的內心交流。他內心交流得越掙扎，你看著他越有趣，他的臉上展現的生命符號就越多。自我交流是最解決問題的交流。所有想要知道的問題，不停地問自己，不停地回答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們兩個人問的和答的，確定了一個答案，好吧，這個答案在這個階段是守恆的，那麼在這一階段我就遵循著這個答案。”

朋友、女兒和護手

2012年，拍攝《北京遇上西雅圖》時，溫哥華的孫靜給吳秀波當司機。頭一次去拍攝地，路不熟。一個拐彎時，吸在玻璃上的GPS掉了下來，走錯了路。最早出發的吳秀波，最後一個才到。“我知道他不想讓人家感覺，明星遲到，他希望提前到。”孫靜說，“但他一點兒沒有著急或生氣，一直跟我說，哥，不急不急。”

劇組裡有人急了，甚至有人說：“吳老師你換一個司機吧，這誰受得了。”但吳秀波覺得：“生命中有什麼值得去趕的？沒有。”

跟孫靜認識兩天，吳秀波去跟導演閒聊：“這戲我甯拍了，孫哥拍吧，都不用演。”跟電影裡吳秀波扮演的角色相似，孫靜也來自國內高知階層，畢業於哈工大，作過多年燃氣工程師，2002年移民加拿大。因為那邊的職業技能認證跟國內完全不一樣，他無法再從事老本行，便當了導遊、司機。兩人每晚散步溫哥華，很快成了朋友。

《北京遇上西雅圖》裡，演吳秀波女兒的是兩個人，一對雙胞胎。面對鏡頭，兩個小姑娘的表現並不一致。自然地，表現更自如的小姑娘有了更多的表演機會。吳秀波發現了另一個小姑娘的不開心。他找到導演說：不管你怎麼想，最後一場，哪怕我一點一點教她，我陪著她演，你必須讓那個少演了六場的女孩演最後一場。

他有自己的理由：“雙胞胎的媽媽讓她們穿的衣服都一樣，可想而知她們享受的所有待遇都一樣。上同樣的補習班，學習同樣的技能，同樣學小提琴，同樣畫畫，吃同樣的食

物，在她們的生命中產生了尊重和平等，這樣才產生了快樂。如果你把她們帶到劇組來，不能保證這種平等和快樂，讓一個演，讓另外一個在那邊看著，那個就會難過或者失落。我覺得劇組雖然是求成功的，但那時候你有責任不為了自己的輸贏和得失，成全她們的平等和快樂。否則，我覺得和我人生觀有悖。對我來說，生命的路程才是重要的。”

2012年拍攝完《北京遇上西雅圖》後，吳秀波再沒接拍電影。因為他覺得“找來的電影不是特別實在。感覺大多數電影像做個慶典，事和局都往大了做，而不是實實在在講一段時間和一個故事”。他呼電影為“遊戲”——“一個尊重規矩的遊戲”。之所以沒再接電影，因為“覺得那些電影不是特別守規矩”。“遊戲的樂趣，好像是你感受到快樂和自在，但到達這種快樂和自在的首要條件是遵守規矩。”他舉出一串例子：“足球不許手球，籃球有三秒違例，象棋裡馬走日、象走田。。。。。。為什麼要設立規矩，如果為了自由和快樂，你幹嘛不隨便走？你會發現沒有規矩的話，達不到那個快樂的點。電影一模一樣的。”

導演薛曉路評價：吳秀波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人，會對劇本框架、人物感受有特別理性的判斷。

2015年，讀完《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情書》的劇本，吳秀波立刻找薛曉路溝通。這部主打愛情的電影裡，男女主角同時出場的戲不超過10場，其中有幾場還是男女主角分別跟對方的幻相出場。吳秀波喜歡這種不一樣的挑戰。但有許多東西他需要討論清楚。比如這個電影究竟是講愛情的，還是通過愛情講孤單的。前者是講慾望的初始階段或慾望的滿足，後者是講慾望的根源。“這是一個真正的技術工作者和職業工作者要分析清楚的東西。我們什麼時候講愛情，什麼時候講本源，什麼時候講最終，什麼時候講初心，要排列得非常精準，否則的話你這個魔術就變不了。”吳秀波說，“我得知道，在整個表演的過程中，我需要依賴於什麼，借鑑於什麼，我的交流對象和主題又是什麼，這樣做的好處是什麼，我需要如何達到這種可能性。”

拍《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情書》時，孫靜繼續作吳秀波的司機。除了吃素，孫靜看不出吳秀波有更多變化。“可能因為我們常見，我回北京會找他玩，他來溫哥華也會找我。”孫靜說。每次去溫哥華，吳秀波還會見見那對雙胞胎小姑娘。她們會錄下自己在學校的表演節目，傳給吳秀波看。她們依舊像電影裡一樣叫他爸爸。

採訪已過大半，吳秀波正嚴肅深刻地總結著為什麼去遠方會有一種時間放緩的感覺，突然頓一下：“我還是想問一下這是為啥？”他看著我的護手。此時離他發現護手並拿它舉例已經過去了19分鐘。我不由猜測，難道這段時間裡，他心裡另外一個人已經跳出來問過好幾次，最後終於打敗了嚴肅答題的這個他？

作者介绍:

目录:

[時尚先生 Esquire_ 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杂志

吳秀波

[華語]

(曾購)

评论

[時尚先生 Esquire_ 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[時尚先生 Esquire_ 下载链接1](#)